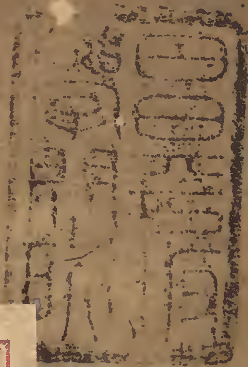


四書

本義匯叅

大學三



庫	文	閣	内
二七	函	一四	架
八六	八	三	冊
八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618
冊數	32	(3)
函號	277	130

三十一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大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三

淺學文庫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

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語類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新安陳

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語類問物格知至

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

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

節節有工夫在○大學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

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

教復堂

是小人。○愚按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是教人自去禁
止當頭一喝。三口耳。○語類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
曉。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
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所謂自欺者
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
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
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
而誠也。愚按此與前一條皆是說誠意。前一層工夫與致
知相連。屬非即本章正義。○困學錄八條。目開門啟。鑰在
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人不會做過。致知格物工夫。則
其心猶未真。知善當為惡。當去其不為善。不去惡。或為善
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不知非自
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
是惡。明知善當為惡。當去。猶不能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
謂自欺者。不必不為善。不去惡。但於為善去惡中。稍有不
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問或問云
不知善之真。可好惡之真。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
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竊意。必知之既真。而不

肯實用其力。云自欺。若是淺淺之知。却與致知以後之
知不合。且反放鬆了。自欺矣。何如曰。正為真知。灼見了。却
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為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底人。則其
不能實用其力。乃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截。不關自欺
事也。若把知處放鬆。連毋自欺亦都放鬆了。故毋自欺。正
須坐煞。知字說。朱子之說。似未瑩。○愚按或問及語類諸
說。都是推上一層見知。之不可以不致。亦隱然見致知之
傳。不可以不補。故於意之。不實。歷歷根究。其所以然。至此
章本義。則斷宜從致知之後。既已明了。旋復含糊。總由不
肯實用其力。自欺二字。痛下針砭。更一毫放鬆。不得。章句
跟知字說。下一則云。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
再則云。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坐
煞。知字再三提掇。更無一字夾入。半知半不知等意。即或
問中。聖人於此。蓋有憂之。以下亦自格物致知。歸重誠意
必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則此章本義。斷不直以
前一層話。頭夾雜。混看。以致疑朱子之說。未瑩。故困學錄
辨析極當。而朱子立言。本無不瑩。不可不更與申明。俾學
者。知其言各有故也。大抵讀朱子書。先得章句本義。了然

諸說異同反覆參詳亦須勘明着落毋率爾錯陳轉生疑障。○開朱子於此節章句數易其本至易箴而後定今觀語類中所辨論新舊諸說皆非今本可見後此脩改精研前說儘有無庸過泥者須分別觀之。○語類問誠意章自欺註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此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兄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味有心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

此豈自欺之謂耶。○問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果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可愛此便是自欺愚按上二條所論舊注改注凡三本一則先生已自謂非解經之法一則意欲跌重知字則自欺界限未清一竟脫却知字則自欺來歷不出敢備錄之以見今本之精研學者所宜稟此以折衷諸說。○新安陳氏曰慊字與愜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慊。○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語類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季安溪曰此處誦者不明其根失於以意為善惡之念豈知是心也非意也意便是存箇張主

之名故須貼好惡說不可貼善惡說愚按貼善惡便混入
致知貼好惡自是心裏已見得善惡分明然後有箇好
善惡惡之意故意字更離好字不得到做誠意工夫不思
不知但患不能實用其力耳此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必就
對偽字看纔虛而不實便是自欺其知矣至於虛便生偽
自欺便至欺人此又是後一層事總由一箇苟且徇外為
人之根自微而盛耳當其初只此一點自欺正從其自心
之慳慳不昧處勘出人雖一時意念糊塗做去然其自心
有分明過不得時候其為不自慊可知此欺關頭所爭
無幾故朱子云此處工夫最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
說差下緣賺連下文小人問居節看所以差也○語類欺
人亦是自欺此又自欺之甚者若論白欺細處且如為善
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
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
為心中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
不實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
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中庸論語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

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臭他徹底只
是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
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
去為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要惡惡此便
是自欺近思錄云有一人胸中常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
有惡以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
此正交戰之驗也按此可想見其胸中不自慊之甚○文
集謂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自欺自慊兩事正相
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
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
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為人而
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謙即言惡惡臭好好色便
是自謙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謙也按此見章句以自快
足於已從上則當實用其力五句一直貫下以字最為要
緊更無停待須着眼○語類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
自慊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
敦復堂



誠意工夫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困學錄如惡惡臭三句緊接上毋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謙毋自欺工夫到此方得的實。方得滿足。稍有分毫之不到。心上終是不快快。亦不足。故此三句是毋字盡量語。自欺只在毫釐。自謙却須滿足。愚按惟其必須滿足。故不苟於毫釐。○翼註自謙即在毋自欺上見。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愚按以用功言此之謂三字方接。偏有力。○集解語類講自欺。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專事揜覆。一是有所為而為。前一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此是病根。後二意即章句所謂以徇外而為人也。總從苟且生出。○困學錄誠意之功當自絕其苟且。始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謙故君子必慎其獨。語意是如此。愚按論本文則未一句自從上五句直下。故用故字直接。然章句却用然其二字轉下。此故不可不愆。○語類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豈可謂全無所為。且如着衣喫飯。也是為饑寒。大學看來。雖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極要極。○愚按所謂又是一段工夫者。承上別舉起一句。致戒而言。即章句用然其二字轉下之義。實則謙不實則欺。語意本是雙承他人所不及知。正欲緊兩自字而已。獨知之則於自字內特提醒獨字為欺。謙分根之地。乃人所易忽。故為別舉致戒。而戒欺來謙之功。尤須於此着力。故為又是一段工夫。然謹之於此。以審其幾。仍是為戒欺求謙之故。非真別有一項也。故過接雖用然其二字轉下。而結句仍以故必二字還本。交直接語。脈請家竟以慎獨作誠意。固涉模糊。而以慎獨與誠意分作兩截。亦傷破碎。蓋戒欺求謙是誠意下手處。而慎獨即戒欺求謙下手處。是二是一。解人當自分明。○語類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按此亦推上一層。義又曰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

敬復堂

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
 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按此乃本章正旨○幾者
 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存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
 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
 字○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
 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
 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平正路否則
 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集解好惡是意身自
 欺而必自慊是誠欺慊分界處其後甚懸其初甚微他人
 所不見未有自已不見者是獨此獨字中以辨實不實不
 是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也人每於獨中謂人所
 不見可以放鬆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謂之幾惡按非幾
 即為獨乃獨中有幾此為私欲插根處於此不慎去惡不
 真為善不勇即此幾微處下梢便成無所不至之小人雖
 平日果嘗為善去惡到此亦無把握矣故朱子曰如姤卦
 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意者安得
 不慎諸此○條辨只為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
 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
 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

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一善
 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
 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
 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
 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
 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
 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
 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



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按已上言不能真知而苟焉以自欺者之害。是推上一層語。下乃言既嘗知之。又不可不戒欺求慊。以誠其意。方是此章本義。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

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新安陳氏曰。意識則心若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若



彼小人幽隱之間。下乃入次節牽合總注大意以實為不

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

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

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

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

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

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

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

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新安陳氏曰後

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做此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

知之獨不同或問小註閒居獨處對見君子說不見君

子時便是閒居不限定是一人獨處愚按獨處之獨與

獨知之積欺由不慎以至斯極也相虛講義四書中言無

所不至者二一為鄙夫一為小人大抵君子所為步步依

着道理縱極權變不測要皆光明正大無不可以告人人

敦復堂

亦無不可從道理推究而知者惟小人與鄙夫一般伎倆均是其肆其所欲毫不顧乎理道奇形幻態非復人精算料之所及而亦實有說不得說不得者故皆曰無所不至也翼註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怍意愧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即不揜惡著善也消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

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

語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

般意思至於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是第二番罪過了

○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

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

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困學錄問

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豈

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

必由格物致知若果格物致知決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

書多見理熟而下梢終不免為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

便遂無小人之懼不然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着此

一節耶○紹聞編小人惟不能謹於一念之始故其為惡

恒不止念慮之差而巳開片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

而後厭然揜著其自欺因以欺人如此夫善本我之所當

為何待見君子而後欲詐為善惡本我之所當去何待見

君子而後欲揜其惡此正所謂苟且以狗外而為人之甚

者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如見則非則欺人者適以

自欺而已不能欺人祇以自欺則何益矣○柏廬講義不

獨見無所不至之不善并洞悉他揜著情事故曰如見肺

肱○則何益矣是傳者特為咨嗟歎息喚醒若輩若就若

輩念頭上方自謂揜著得過不曉自欺之害而但覺欺人

之利安得以為無益○愚按講章有泥看已字將人之視

已二句坐入小人心眼中以為倍加悚切義似可通然於

前後文脈絡不相融貫何如實就小人作偽心勞日拙處

勘核分明其語言意態自有難逃君子之鑒視者人之視

開後壁。則何益矣。無限咨嗟。故存疑曰。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惡之形於外也。語脈最為爽截。輯語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分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看便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愚按誠中形外。本是在裏偏先就小人一面點出。如冷水澆背。如熱油灌頂。須知不是調侃小人。正是提撕君子。紹聞編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須彌聲讀一誠字。實嘗為之。則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實未嘗為之。則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蓋未有實於中而不形於外者。也。小人不悔其獨。其流弊必至於此。故君子必以為痛切之戒。戒之亦謹於一念之初而已。非謂如間居為不善者。方是差了路頭處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紹聞編慎獨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是汗染不上。是常說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非謂善惡二念交起而後治之。以此為慎獨。却是大不慎矣。語類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愚按前後皆言君子中間忽插說小人。正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傳者提撕森竦之神可想。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如此。可畏之甚也。愚按上文兩言慎獨。此乃承上作更端。錄云。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節又此章最緊要處。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語類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愚按章句云。以明上文之意。當是承上兩言慎獨申明獨

敦復堂



之不可不慎語類云承上人之視已二句底意蓋幽獨之中雖兼善惡而可畏之甚却側注在惡一邊兩說自當融看不相悖也蒙引謂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似又太泥地。王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閒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翼註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可視即屬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顯也。精言獨本以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知便是指視之所不加而不知已有善惡自昭昭而不可揜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加之地。所字甚有著落註中雖幽獨之中雖字原從人所不知脈絡生來。困學錄即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已動而不可揜十日十手指視即在此處是實境不是虛語。精言中庸莫見莫顯以自知之明言此處十日十手以指視之衆言雖人知由於自知自知人必知之其歸則一而當下所指却不同大全

雲峯說殊混。愚按可畏之甚惡固可畏善惡無中亦不出於善便入於惡尤可畏若謂我已皆善此即所謂惟聖周念作狂愈益可畏故章句兼以善惡之不可揜言之正不合專坐小人一面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類富潤屋以下

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狹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愚按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一慎獨所能致蓋君子惟知獨之可畏而

致慎焉其初但可云慎未便為德所謂德者必戒欺求慊
積累功深充裕自得如富人之財積於家門庭廡室有不
期潤而自潤者有德之人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乃是自慊
中十分快足境候此境豈可強致故直要其成於誠意與
前此兩言慎獨其理固一其候則殊○困勉錄德指慎獨
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
愚按心廣乃是德與身中間襯筆潤身自側重體胖上看
章句作兩層敬側虛實字義須一一體認分明○翼註心
廣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澈焉即正之漸也體
胖雖盡不得脩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即脩之漸也按
此視饒雙峯竟以廣胖為正修之驗此為分寸不苟而意
之切於身心亦已可見○紹聞編此章兩言必慎其獨一
言必誠其意語脈要認得分明蓋君子小人之判決於意
之誠與不誠而意之誠不誠決於獨之慎與不慎故以首
節對次節而言則首節正說誠意工夫次節舉不誠之弊
以為戒是二者只在獨之慎與不慎故兩言必慎其獨也
以次節對末節而言則次節是自欺之流弊末節是自慊
之效驗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遠誠與不誠而已矣故曰君

子必誠其意○愚按末節明結誠意以釋經也聯包慎獨
乃是誠意中骨子看來三必字與開章毋自欺也一毋字
相為擊應重重偏
撥一字不外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
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
以自欺者語類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
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
一而所發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復起亦
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必
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
能為而無地之可據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
於經者皆不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
可以不察也



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語類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

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致知

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

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

這箇關便是君子又曰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

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

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

源頭要從這裏做去。愚按自此章言好惡後面自脩身

齊家至平天下俱不離此脈其言辟

言怨言繫知大都就奸惡上看出。故此章之指必承

上章而通考之。愚按此益見致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玉溪盧氏曰由

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

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愚按獨於此

言之者以此章單舉誠意故特為標出則此後從可類

推也其前後五章皆兼兩條獨誠意單釋以此為大學

扼要處故尤

痛切言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

粉反憶教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語類問忿懣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懣此恐懼

實也一船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此處須看

交勢大意又問八章謂五者皆有當然之則如教情之心

則豈可有也曰此處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亦當看交勢大意。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矣。語類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三

三

致復堂

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為病痛。亦輕可若不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困。知記。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困。勉。錄。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固。皆。是。心。知。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或。問。言。之。甚。詳。○語。類。問。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日。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要。安。排。恁。地。便。不。得。若。先。有。在。心。便。不。是。從。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

忿懣好樂之類。四者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心。才。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整。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面。八。方。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物。事。○四。者。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人。心。如。一。箇。鏡。敦復堂

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處方得。問忿好是自已事可勉強不為憂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日便是自外來須要我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胸中未免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好憂懼自來不得。因知記有字只是說人情偏處一處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碍却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使學而有下手處。紹聞編涵養於未發之前心體之本然不失則其用之所在人之所不能無者皆從湛然虛明中發出而無不得其正矣然事至自不可不察蓋心與物接有喜有怒有好好有惡皆情之動而性之欲也既屬乎情則氣始用事苟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故察最要緊察是反觀之意程子所謂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也體用不相離言用不

得其正而體不得其正在其中矣人之一心體上纖毫着不得用上纖毫差不得。困學錄心既繫於一偏不但別事來應之便差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季安溪曰時講將有所兩字便說作心病不知有所與下章之其所一例此處未有大病痛但人心纔發便易至於失正要此心字與下章人字皆指常人之心言也註人所不能無及或不能不失其正語甚虛活。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是言心之體本無不正到用便或有不得其正者非謂不得其正專是用而不累於本體也。說統有所二字只重有字上所字只是虛字愚按所字即屬下二字成交時講另拈當實字看固非即云病在有字亦未深體章句之義章句先云人所不能無後轉到一有之而不能察可見病亦不在有病在不能察語類歷言有之病正為不能察者老婆心急耳存疑云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無非真無也但要虛以待之以虛心應物則物皆順道以私心應物則物皆失則可謂得之然亦只說得有字前一層章句之義却重在有字當下所以要察但無前一層工夫當下雖欲察之而不能耳此語類所以用兩層夾說

大學章句卷之三 五 敦復堂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木然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

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紹開編按朱子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木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鑑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與大學正心章之義有相發者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因物而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如若以鑑空衡平形之心之體用甚妙章句專言用而不及體然體用自不相離四者不從無中發

出則何有於鑑空衡平之體。所發因不中其節。則何有於
鑑空衡平之用乎。○松陽講義。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
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
實也有得失。如異學之寂滅。衆人之冥頑。但其工夫只在
戒慎恐懼。不待正其所不正也。故誠正修皆。是教人用功
於動。○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
住耳。吾心之主宰。義理是也。姚江講此。却云。心體上着不
得一毫留滯。就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私念使
好的念頭也。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充其說是
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為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
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為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
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此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
說相類。而實相反。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語類無主宰。心若不存。一身便

身心相關之意。舉粗以見精耳。○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
此才昏。便不見了。又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淺。○
愚按。章句心有存傳。又在字。即當存字看。本是好字。眼
俗說欲牽合上節。有所云。心在便。有不在。殊憤憤矣。方
較峯又以上節為有心之病。此節為無心之病。豈然兩截
不見身心之相關。須知兩節義本相承。上文心不得其正。
固在用上見得。然體不離用。用亦累體。發用之漏。本體未
必不為其所汨。心不在。乃直指虛明之體。而本體而言。人心惟
虛。故靈一為外物牽引。既失其虛。斯失其靈。雖視聽飲食
茫無知覺。何有義理。此君子所以必密察此心。而敬以直
之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
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要法。以示萬世之
學者。○語類。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
毫委曲。○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紹聞編
文言曰。直其正也。謂直是人心之本體。心之體本直。惟敬

則弗失故曰敬以直內。朱子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困學錄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着力用一不當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為先。章句因察為存其得體用一原之理。愚按讀書錄云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未有不交失之者果能制於外以養其中則心自常存由乎中而應乎外則身亦無不修矣。此存省之功朱子所以謂只一滾做去也。

或問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愚按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只此二語上下節相銜之義便自了然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愚按首節言心之所以不正次節見身之所由不脩到此正言以結之正心須兼體用言義乃完足。此與下一章皆只說病不說藥但使人曉得是病而藥即在是傳者引而不發之妙也章句與或問特為補出一察字一敬字正復深切著明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

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愚按仍跟意誠說下此朱子所

云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而中自

之不可亂者下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

可闕者。按檢字尚在脩字前當不得脩字以檢則自

知所脩也。察字亦在正字前當不得正字以能察則定

不自安於不正也。疏義注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

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耶心本正也存之則得

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為

正不正耳故欲正其心者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

為僻

惡而之惡敖好

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四書通本文人字非為君

子言乃為衆人言章句曰

衆人又曰常人是也下節人字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

也兩人字示戒深矣愚按五辟固是就常人之情指出然

亦非限定君子不在內語類云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

大學章句

卷三

敬復堂

不路。人必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
 事。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心
 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
 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絜矩等事。却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
 上理會。若修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問
 如何修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修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
 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也。一節
 說潤一節去。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
 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所敬畏如君。固當
 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或惡固可惡。或
 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
 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問教情。曰
 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毀惡之。無告者
 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不率。又不至於無
 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教情。雖聖賢亦有此
 心。然亦豈可一向教情他。一向教情便是辟了。又問教情
 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媸隨其來而應之。不

成。則者至前亦與作妍者。又教情輕。惡重既勝。惡得如
 何。却教情不得。然傳者猶戒其辟。則須大點。不可有過當
 處。○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
 〔象引〕親愛等五者。皆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
 〔愚按〕語類亦言。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講章有
 專就家言者。非也。○〔疏義〕章句當然之則四字。乃是從傳
 文一辟字對照出來。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翼註〕上章
 注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注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
 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事又省察。一番本文二
 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困學錄〕辟處即是。不知然。惟不知
 故辟。惟不察。故不知。○不是定要人於好處求惡。惡處求
 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虛心詳察。不執己見。隨物用
 情。而當乎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精。虛公無我。其孰能
 之。○平時能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
 義以方外。隨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
 而吾之好惡。自無所偏矣。○〔語類〕問大學釋修身齊家章
 不言修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美
 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修身乎。○〔松陽講義〕修身不但美

威儀容貌當整肅飲食衣服當節制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殊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辟是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不知除惡赦惰而辟是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不知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云云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夫身之不修至此尚可言齊家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矣○西書鏡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於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

或問八章之說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嘗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睚眦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纂疏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睚眦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



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
 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
 為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
 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
 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
 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
 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
 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
 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
 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
 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
 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
 子之隱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
 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為慮其因
 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
 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
 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四書通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

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其深病皆在於此。○私尤約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按此尚未到築塹

納稼時候而已。莫知其碩，正見貪得無厭之情。深病不可解。○愚按兩莫知，從上文天下鮮矣，唱歎而下。上節說偏

此節言偏之為害，只舉似大意，使人猛省。若沾沾分屬好惡，則苗豈緣惡而然。○章句於上節點明身不修，此節云

家之所以不齊，所以字乃仍指身之不修而言也。饒氏以與上節一故字都從一辟字次第生出，而深淺相承，乃愈

見察之不可不早。此傳文所以語益加切，而章句直指其為害未節，不可以不早。此傳文所以語益加切，而章句直指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語類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此章正是理會

修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子奪皆不得其所矣。○精言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家，親愛者身也，所親愛者

即家也。說身之不脩，便有家之所以不齊，並未明言也。○愚按上兩節止言身不脩，實則身不脩亦並未明言也。○愚按上

之辟，隱隱照出而家之所以不齊，即緣此而見。末節陡拍經文，正注眼末句也。又此章獨用反結，乃為不可以三字

出力，蓋齊家不外正倫理，篤恩誼，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是何等整齊。今用情一辟，家人既不能

帖服，復安得整齊。雖欲齊之，而理勢自有，所不可故不日家不可齊，乃身既不修，自不可以齊其家耳。此反結所以

益見警切。○朱子文集問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淺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如且只於

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他，如何日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勿軒熊氏曰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新安陳氏曰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采子文集問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為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困學錄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脩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真家之不可教也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翼註教人是教國人成教謂成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語類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耳○文集問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呼為政曰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自不同也○困學錄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懸空立此一句一章大旨已盡下孝者三句及保赤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也一家仁一條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也堯舜帥天下一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具然却只是懸空說○愚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吸盡西江下乃原其理而本之於誠揭其機而要之於恕惟其誠故家國之理本來自一惟其恕故齊治之機不令自從此其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家者也然而

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類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



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
 此○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
 之人皆弟慈以事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
 者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
 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
 推之於國○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
 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財為修其身行之家則
 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
 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
 分雖殊理則一也○輯語看註云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
 於家者也所以者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
 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
 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云爾直當撇開君子國人所講
 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截○只在家國道理上說
 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則預奪第
 三節效驗至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則更鶻突
 矣○愚按此只言家國相通之理要在三箇所以字坐得

實又看得活白
 斬盡一切葛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中夫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耳語類問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引康誥以釋使衆
 守而不失者亦鮮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
 於此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
 入井之意同○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
 句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心所欲也於民亦當
 保赤子不能自達此是求其慈切之心以使衆也又曰這
 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下言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四書通金氏云此段章

大學章句本義卷之三
 教復堂

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眾亦猶是也
 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
 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
 未文公既云未說到推則心誠求之二句只是使人自識
 其端推廣意向在言外○四書通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
 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
 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
 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
 困學錄此誠字與誠意之誠異乃吾心所固有自然而
 真切懇到處惟其固有故無不誠○輯語上三句言家國
 相通之理下節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說道
 理已涉推行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愿
 按此最說得分明蓋此節承上三所以字說下從相通之
 理直追到理之源頭乃所以字真命脉家國機關全在於
 此故就保赤子上指箇端倪與人看以明孝弟慈所以為
 立教之本本文意固重在假強為上至推廣義如語類
 或問皆主推慈幼之心以使眾則孝弟之推以事君事長

亦從可知蒙引存疑乃謂推廣是推孝弟慈本然之量不
 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與朱子意左矣但細體本文語
 脉自心誠求之下只指點一保赤之心作保民樣子即章
 句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亦止云傳者立言意在於此在
 本文尚是引而不發到後面舉與仁與讓之機復推本於
 推已及人之恕實實實是推廣地頭難以預奪○困學錄
 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此處方說理
 下即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按
 此作補義
 看極得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
 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
 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
 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



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綱。則大者可知矣。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蒙引上文所言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教成於國之效。效實功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計。

箇效也。存疑。疑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語類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按此可為世鑒。故備錄之。困學錄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作亂。此說得最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翼註機發動所由也。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至微意。愚按機發於此。即見於彼。瞬息不留。機如此。發即如此。應纖毫不爽。一家仁。疊下六箇一字。一氣注下。點出其機如此。而復以兩一字足之。是何等迅疾。須知一面固是說效。一面便



逼撥向裏跌起下節以見藏身之不可不恕。上言一家不即言一人尤見提撕警切。翼註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

或問仁讓言家貪兵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困學錄論其語勢六箇一字一意反覆直注到其機

如此不分為善為惡之遲速論其理則正以為惡之應提於為善尤見鞭策緊切處機字正於此領取十分快人

善歸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聲

此又承上文一大定國而言。愚按前面歷言家國相通之理與茲特提出一機字而結

之以一人定國則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已闢發無餘然握機而運要在反求諸已故又承上文一人定國推

本所好稱堯舜以實之復舉桀紂作反照正愈見所好之不可以不端而立教非徒號令文語之為也。有善

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不從矣喻曉也。語類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已又似說修身何也

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

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

大學章句

卷三

敦復堂

可以不以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
諸人。○蒙引數人字皆指國人。○在山金氏曰治國者必
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時亦所
必有但其所好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
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愚按前三節總是言
齊治相因章句自首節提出身修則家可教下面自節節
都暗藏修身在內到此節歸本所好方明揭身字為通體
點睛又指出恕字以見舍此藏乎身者更無可以求人
非人這才是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工夫實地正朱子所謂
便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推廣之義到此方明說出然必已
有可推之實則動化為功仍是前後一線。○雙峯饒氏曰
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
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恕之尾
已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是
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松陽講
義此條說藏身之恕最明白即程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
愚按本文說箇所藏乎身便自慊然有箇忠字在。○咬條
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

已之心以愛人之恕。○輯語恕只在政治上。○愚按喻
字最宜着眼雖有桀紂之君在上其所布為教條者亦何
嘗不要人為善要人去惡而神志不相聯屬百姓亦非必
有心拘他却只是如不曾懂得雖三令五申無益也乃知
感應之機其道在恕其原仍是一誠。○通節扼要處全在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節末仍以未之有也喚醒
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
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
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
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
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

大學章句卷之四 三十一 敬復堂

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首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愚按已上是傳文本義下乃因論恕之謬而究言之如心為恕本是推己及人向切一路事所以為求仁莫近若認作姑息為恕已量人之說以便已私差毫釐謬千里矣故下文備言其弊所以立教也與本指須

分別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人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歆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

憚者。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

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

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類問范忠宣以恕已

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

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

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許度之心此乃恕也

於已不當下恕字○以恕已之心恕人便是自家本領不

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自家本領是

不正當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見別人阿附得富貴

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

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

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是

否日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

該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作不及寫書

却望情恕這却無害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愚按特下通結二字恐學者認作單結堯舜一

節也通上文言理言心言效言事而總結之內

包修身應轉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下復三引詩以咏歎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天不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

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

見以起興○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蒙引第二句宜家人不復指女

子言就治國者言也○翼註教國人即以宜家言下節教



國人以宜兄宜弟言。宜者情誼淡洽無少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

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以儆戒之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也。

詩曹風鴈鳴篇。忒差也。詩人美君子之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也。玉溪盧氏曰。父子

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困勉錄足法句。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從君子之身說到家。遞入國人。乃得一脈。

愚按其字。即詩中其儀其字。自合屬君子。或問小註。恍天蓼蕭二詩。言家所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本於家。逆溯也。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愚按一逆一順。只本文二箇而后反覆詠歎。自覺意味深長。

或問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

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

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

敦復堂



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

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之意也疏義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

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愚按此

意亦本或問論齊家亦切中肯要但或問於三詩之序只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故隱隱會心不必苦向實面索闢或只領取大意自可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愚按上文前已通結到此只就三詩約畧指點

盡意章句欲使人潛玩得之意深切矣按此謂字此方

是結經文非與前文犯複按下章或問論平天下言君

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可見平天下重在政事

治國章重在化之非謂化之中全無政事也要以躬行

為本故語類云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則化之自是本章

大指蓋國與身家相近感化為易有以化之則政事之施

舉而措之耳自仁山金氏分化推二義而後來講家至欲

併入於推藉口語類則其誤有由也按語類本文問治國

在齊其家曰且以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

說推大全節去章字置保赤一條下云後方全是說推講

家遂謂治國所重在推試看三節言機重在一家一人四

節言怨重在有諸已無諸已意未嘗不兼及於推却不可

謂全是以說推也惟平天下章乃確然全是說推耳一字之

拱手以致後來大惑不解故不得不為剖析至或問云非

其中但須以躬行為本可見朱子之言未嘗不渾全曲到

無庸摘句獻疑下章或問亦云治國章專以已推而人

化為言此化推二字之所從出然必已有可推之實斯為

敦復堂

起化之本故下面單承化之說下此蒙引所以云推之與
化不可分為兩岐後來竟主推字為一篇大旨是與平天
下章混作一片且不見本章處
處力爭上截大失釋經本指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新安陳氏曰矩者制上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說統此借用字眼不是譬喻

物以矩為矩君子度人以心為矩困學錄解者心之理人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言所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矣文集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

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簡本領效驗然後有以

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錄上老老三句即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脩身以教家而

一國之民即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為天下人

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

置使之各因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

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稍別

語類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信

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

繫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繫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繫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云連那老衆人之老則此便是繫矩何用下面更絮說許多○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以家齊而國治截住下卽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吳因之曰上老老三句全重興孝與弟不倍六字會子特要見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興起故把國興起於孝弟慈故君子有繫矩之道以遂其興起之心一節大意是如此通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節大意是如此通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語類老老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這却是說道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繫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文選上行下效之意

意上章已言之此章再舉三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善而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章首尾皆以繫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及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而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語類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繫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使之有以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繫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着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輯語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相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繫開去○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於國而盡處却自須有

道。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總要明白。絜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各得其情。而曲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天因地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而適得其心之所同。乃所謂絜矩之道也。○論道之源頭。原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耐未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愚按。不作兩截。是節首在字之旨。必推極得盡。領全傳反覆申明絜矩之義。○(蒙引)語類謂絜矩即恕。然恕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之恕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己之心治人之恕也。治人之恕。謂必自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愛人之恕。謂我既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得遂其孝弟慈。其究一也。○(愚按)絜矩之道。由於理一。而分殊。矩者理之一也。家此矩。國此矩。天下此矩也。絜者分之殊也。由家而國。

而天下無處不宜絜。而境界愈濶。則處置愈難。絜之道。所為必屬諸天下也。惟其理一。故可以吾心之矩為天下人之矩。而推之而無不同。惟其分殊。故須以吾成之矩。必盡絜乎天下人之心之矩。而使之各得其分。○絜矩。矩字亦即從平。天下平字起義。物固未有不方。而得其平者。章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知字之形如略平字之義。可想。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



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路。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愚按治政事以處之。然所重在教化。故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平天下則所難在政事故。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蓋不獨互文見意。要亦各從其所重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

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

語類絜矩二字文義蓋謂度

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愚按二義微似有別。而義自相通。

如不欲上之無禮

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語類問絜矩一條是上下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母以上。又曰。與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絜矩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已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人。爾按此作一人看者。謂上下前後左右只從一人推也。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母以使下。及前後左右。常指三處。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皆

類此。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已。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按此作三人看。將上下作二人。我中間為一人也。○又曰。上下前後左右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按此作七人看者。謂已居其中。合上下前後左右為七人也。此等皆要活看。象引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不苟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一。非方也。要得四畔周匝意思。出困學錄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不是絜矩。彼同有。全量分毫不盡。便於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愚按章句自無不方矣。上特虛設上下四旁為絜矩作一比。照至彼同有是心。下乃迥合上節。引入平天下。○新安敦復堂



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

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按此正與上節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相應○語類所惡於上數句是就人身切近處

說至母以使下母以事上云云方是推以及物之事愚按

上下前後左右種種不同却只就自身所惡切近處推去

是為所操約而所及廣○四書通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

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輯語吾於勾股測量比例

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

矩故能平則矩為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

高卑遠近隨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

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浪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

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

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自格致

誠正中來也○文集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

之之方故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皆不以已之所不欲者

施之彼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

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壅乎

已苟為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

之一字上章已言所藏心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於此復

推廣之見恕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

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

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

段說得條暢又曰恕亦是絜矩之意愚按治國章言恕平

天下言絜矩心理固同而規模作用自別○精言此節不

是恐人不解絜矩字義特地分疏一遍正見絜矩須如此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纔算得絜有天下國家者處心制事

蓋必曉得絜矩之道如此而後好惡同民乃至○新安陳

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自

此一節推廣之○說統君之於民施其所欲則一倡而百

和故欲知民之好也易施其所惡則敢怒而不敢言故欲

知民之惡也難是以求民之好但當觀民之效乎我者如

典孝興弟興慈是也求民之惡民豈敢自詆於我哉必以

已之惡於人者推之而勿施則民之惡無不得

矣按此較常說處順易忘處逆易覺義尤進

敦復堂

或問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

語類問所占之地言隨其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

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闔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乎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



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

其如此而已矣。按此推所以能絜矩之由。○纂疏天下之

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

視衆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

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盡絜矩之

道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

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

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

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

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

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茂拓不去則天地閉而

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

物我貫通自有箇

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

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已

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死似這氣

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理正心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

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

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

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

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

敦復堂

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
 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
 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
 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

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

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其本根中發出
 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出兩片則為
 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
 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
 底事做成恕底心
 事便是忠底心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

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

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

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

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

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

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

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

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愚按廣博周遍須自嚴密
 精詳中出此絜矩之道所

以必俟節次成
 方能做得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此燕享通用之樂詩言君子指賓客說傳者引

之直作在上之君子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

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或問小註樂只一節正絜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

善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絜矩君子能好民好惡民惡方謂民之父母不如此便不謂民之

父母也責成君子能自為父母處與下辟僂同觀又曰必絜矩以同民好同民惡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方是民之

父母非干百姓之譽而民稱我為父母也愚按好惡二字固無所不該後文言財貨言用人自在其內但通看傳

文及章句前後前二節云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意未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

所好所惡即從孝弟慈起見好之惡之其政事之大者亦不離財貨上均平如飽煖安樂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

之所好好也則為制民常產必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是即

所好好之饑寒困苦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之所惡也則為輕徭薄歛毋使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是即所

惡惡之如此講方與前文一綫亦隱隱有不專其利益在

○民之父母非稱頌之說亦非效驗之云元后作民父母

平天下者本自有父母斯民之責此之謂三字是從道理

上看得君子自不可不愛民如子必說到民愛之如父母

者乃正見君子之以民心為己心非於愛民如子之外又

添設一層也○輯語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鮮

或問所謂民之父母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

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

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



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

具俱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說簡民其爾瞻便凜凜然有不可不慎之意然只說尹氏傳文

有國者則直指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

平天下者言矣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

大僇矣困學錄絜矩之能與不能在乎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最切得教言切

蒙引謂慎字所該意廣然思謂此處自合聯定好惡說下

面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即緊承不慎說下不慎則不能絜矩矣不能絜矩則辟矣為天下僇正見不可以不慎

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入章辟字血脉貫通處新安陳氏曰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

○困學錄樂只兩節一意相承鞭辟最緊言能絜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謂民之父毋稍一偏辟即為天下僇矣

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

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

下僇如桀紂幽厲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翼註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此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

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紹聞編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體詩文宜監于殷之意足傳文誥意○四書通樂只三節就

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不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

一誠無僞此章主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言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言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血脉貫通不可不詳味也

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翼註先字當承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淺說德者絜矩之本苟

大學章句下義作也

敦復堂

三

是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有未正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其所以當先也○王溪廬氏曰德即明德慎德即所謂明明德先慎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繫天下所以得眾而得國○輯語財用二字從得眾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財用看似四件用則眾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人土財用看似四件然人土是財之出處有是財之行處四件原是一件故下文直接財字又曰玩此字是凜凜岌岌之詞○愚按四此有見即此便有不待他求又以見非此不有無可虛擄○所以云首句不可對人土財用言者若為有人土財用而先慎德則有為而為源頭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慎原非為人土財用而然然既慎德則人事盡處通乎天命人土財用自有莫之致而至者此固天理之自然故一先字中土承不可不慎下即起德本財末○存疑紮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公財用正所以同好惡也

或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

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

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條辨若只說

則自有入土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標出明德便是無本之學天下豈有平地裏便能紮矩公好惡之理必是格致誠

正以修其身此是傳者紮緊意思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困學錄單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

為德之末但此處本上文說有德斯有人土財用則德即

為財之本財即為德之末兩相對舉與他處泛論治平之

理不同愚按此特挈明本末字為下文外本內末張本○語類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

耳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又問此章所言反覆最
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
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
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
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未處布置於
本原上全不理會又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
以後面只管說財○或問小註此段雖言理財然理字
意自在生財有大道節此處只重不專其利未及理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語類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讓相奪是上教得

他如此○翼註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共君○蒙引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上既聚斂則財歸於

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

或問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

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

心則末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

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

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

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

其旨矣語類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箇○（醫學錄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生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集解此節言內末之不能有其民與有德有人反兩則字甚緊見得失關頭全在於此是故二字承上爭奪進

一步重上句下句只作一反照○或問小註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

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者少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皆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集解此節言內末者之非不能有其財與有財有用反兩亦字重看空言尚且必報實利豈能甘心是故二字承上民散又進一步重下截以上截相形愈悚言悖或泛說或節指人君言俱得）

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

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語類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

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吳氏曰慎德而有

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

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

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得失字串前得失而言○玉溪

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

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愚按得之失之兩字，在本節自專指天命而言。申前得眾失眾從民心說下，是章句申言之指。或問小謔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按不常尤在失處見。然一矣字極嚴令。

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鄭註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

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案國語楚昭王使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珩為寶幾何，對以未嘗為寶。楚所寶者，曰觀射父。曰左史倚相。又案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乃為壇於西門之內，東面者一，南面者四，西面者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坐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惟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反而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愚按章句楚書楚語未嘗鑿定某事如下節云云而大全以專屬王孫圉考。註疏兼此二事故備載之。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云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云在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云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云在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按此明係舅犯教公子重耳辭秦使之詞今人遽作公子自對秦使

竟忘却節首有舅犯日三字矣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玉溪盧氏曰不

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

愚按章句特下一意字加一又字以見再言得失之後又引二子之言此取其大意申明不外本而內末原非以二子果能內本為有當於

平天下之道也直至下節方引入用人此處仍只帶入前段開點撥在有意無意之間若如大全饒氏胡氏許氏諸說以前實字結上惟善仁親起

下在本文為破碎在前後為支離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者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實能容之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

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潛師襲鄭以致晉敗斷之於微囚其三帥公乃素服鄉師悔而作誓

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

愚按一个臣大金盧氏謂

挺然獨立而無朋黨說固近鑿困勉錄謂包下兩項人亦未是味若有二字與下文一路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

句自合專就休休有容一面說至媚疾一面在經文與上截正反相形在傳文則下截直趨次節

○劉註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誠一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

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不以技能自見而已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底意思譬如身上反添了箇贅瘤

無他技只是善藏其用盛德若愚之意按此則盧氏所謂德有餘而才不足者泥矣又曰斷斷句就外貌說故下以敦復堂

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畧通木休焉其如有容焉亦作
 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謝氏謂休休二字其意
 深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淺說謂淡
 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
 兩焉字疊注之神可想其不止曰有容而曰如有容者蓋
 即此休休意度空洞無外令人想像不盡之詞必謂如物
 之有容則亦泥。○按若已有之不以才不自已出為嫌也
 其展布之而必盡其用與愛惜之而不枉其材俱可從若
 已二字中體味而得。○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眾
 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愚按與彥為美
 士大約皆有德者而字義亦微有別然不必如蒙引分如
 行不啻若自其口出乃極形好之之深非謂不出諸口也
 須知此亦是旁人想像語故曰不啻若。○輔誥人之有技
 五句總自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句相應如有
 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
 精神。○謂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
 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彥聖
 五句可知其中正有明通公博裁成器使之道任不是以

一切渾蒙為容。○蒙引以能以字入皆以人君用此人為
 言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大臣。○子孫黎民或以霸國重在
 子孫黎民帶下讀或云宜兩項。娟忌也違拂戾也始危也
 平列而以末句總承此為較穩。○吳氏季子曰娟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
 之違者不行其言而已卑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蒙
 引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
 於娟疾以惡之蓋有容者固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
 之心也彼如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見大賢則大惡其待之亦有淺深
 或問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
 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文集絜矩專言財用
 皆由利心之起故狗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
 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眾則
 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新安陳氏曰有
 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娟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
 敦復堂

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按此引秦誓列可好可惡之人，以起下唯仁人為能得好惡之正。○紹開編大學釋治國平天下，庶了這一件大事，却只說要與民同好惡，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底人，言有一箇大臣能容天下之才，德人主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所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然非這箇大臣一身之力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德底人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不能容天下才德人主，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名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山此人如賢疾，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引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姦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非正人排遠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意行私，盡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者，以是任意行私，盡政害民。雖傳到子孫，盤結蒙蔽，雖有一二正人得進，講來被他來口講誘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被他眾人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是所當好底，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是所當惡底，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疾之人，姦深計巧，彌縫固結，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誠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獨是仁人，至公無私，能不為私意所蔽，而識之早，不為姑息所牽，而去之決，遂流竄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遠則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按此胡端敏公講義說媚疾一段，尤痛切，可作千秋鑑。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用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孟子卷之三 三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盧氏

臣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

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夫則君子不進

去小人不能絕則雖進君子不能安去小人固所以進君

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

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

為公此仁人之所以能愛惡人也愚按盧氏此論即從章

句於賢病國四存中引伸而出或問義亦同於此謂二字

語脈亦定宜如此或有議其說為偏轉以愛惡平列為大

方者其於木文及章句或問俱未曾理會也翼註放流

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又不使在

內地也援此與下不能退不能遠反照又曰仁人不蔽於

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掩於欲故斷足以神舉錯按此抉

出兩能字本領亦與味

節連下四不能字反照

或問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

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一

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

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

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之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

之而已先竟一步說正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

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

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

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魍魅而後已方盡能

惡之量

此其所以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

為能絜矩

敦復堂

孟子卷之三

人使不得稔其惡。能入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

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

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此答疾之已甚。曰仁人之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

非不謬而舉錯得宜也。此為絜矩本領兩能字方坐得實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朱子曰與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

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讀書錄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

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

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

惡也。○條辨四箇不能，非徒寡斷註云君子而未仁，蓋未

仁便是私欲去不盡，故用君子恐妨己欲，退小人恐難遂

已私如何能決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折，是少遲

回顧慮在按此正與上節兩能字相反。○翼註悠忽懈怠

故曰慢寬縱誤事故曰過

或問命之為慢與其為忘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

不過平義理文勢事証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

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証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

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存此為讀書處疑義之法。不必於本指相關。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

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四書通。此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

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柏廬講義。仁人之德。始及子孫。黎民不仁人之菑害。即不免於當身。說兩下得失相去。萬分警切。自秦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紹聞編。南山有臺。二節畧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為好惡公私之極。○輯語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

意。儒類斷者。是能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存疑。首南山有臺節。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節。是言好惡之私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好善。至不啻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善。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也。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狗一祀之偏者。是私之極也。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此就用人一事。則所關尤大。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紹聞編。南山有臺。二節畧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為好惡公私之極。○輯語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



下數節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全傳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財貨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較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乃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愚按前段亦只就財貨見利之不可專並未及理財故凡講章言理財用人者真是鶻突。○合訂玩章句已於此節結住用人下節三言得失又通結之不單結用人而用人亦在其中。愚按此義在傳者雖無明文而章句意實如是。觀下節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其為通結可無疑也。條辨駁之非是。

或問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反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新安陳氏曰道

已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四書通此道字即章

首絜矩之道蒙引存疑諸說皆從之。○懋語大道即從經

邊事君子大道則舉脩己治人之全而言。○愚按大道如

果即絜矩之道則朱子當年何不注明絜矩而必去脩己

治人之術耶。陳新安照註脩己治人分助明新為得其大

指歸語本之然云竟不是絜矩之道則又過矣。任翼聖云

絜矩慎德忠信三提君子平天下章大關鍵亦一部大學

大關鍵也。絜矩是新民之極功先慎乎德既由新民而推

本明德矣。本節忠信二字又指出明新喫緊用力處直貫

徹八條目中是秦誓四節結穴是平天下一章結穴是一

部大學結穴又曰舊說以大道為絜矩固嫌掛漏近說絜

大學章句卷之三 敦復堂

矩忠信皆所以行此大道更屬模糊大道兼明新即大學之道也絜矩須就乎天下上見乃大道中之一事故謂大道不止於絜矩則可謂絜矩非大道則不可謂忠信以行此大道則可謂絜矩以行此大道則不可按此二條所見極大剖析亦清但愚意謂大道單承絜矩則於注義既疎遠點明新又於章脈稍廓只宜就本章看倫已即前慎德治人自合承絜矩上文言絜矩在公好惡慎德則所以清好惡之原到此歸本忠信則所由慎德以絜矩者其幾皆決於此可見大道中須仍包貫絜矩歸根忠信乃為清切而章內三言得失一路相承逐層鞭辟之指亦無不了然矣諸說紛紛正恐楚失而齊亦未為得也○語類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存疑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表裏之義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務外則不復向裏自高則不復下意與發已自盡正相反後是後然自放肆是縱肆不循法度與循物無違相反又曰惟驕

故秦與也信一般看○忠信以得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也驕秦以失之無忠做恕不出也○愚按忠信驕秦皆心之所為心乎忠信則既能慎德自能絜矩而大道得矣心乎驕秦則不能慎德何有絜矩而大道失矣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類初言得眾失眾再之以忠信驕秦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秦乃天理之所以亡又曰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又串前兩得失而言愚按此即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到此乃通結之不合單主用人起義也○四書通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合訂君心不密則人心天命皆無所附麗故曰語益加切按此特下幾字推極誠偽敬肆之分為好惡公私之自與前言慎獨而曰必審其幾正相應其喫緊為人之意至深切矣



或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徐辨章句訓忠信引程子語雖平時中用一而字串下便見不相離總承之曰絜矩之本也論來大道既兼脩已治人之術則忠信實兼脩已治人之本而茲但曰絜矩之本者以絜矩原該治人之術之內而本章連及脩已亦為治人而設以君子居其位故也若誤認絜矩之本句而以兩之字單指絜矩則謬矣愚按不獨以君子居其位緣慎德自是絜矩前一層事忠信則又推上一層矣與民同好惡却只就絜矩上見說箇絜矩之本則慎德已括在前一層兩之字照脩已治人之術於平列中自應側串此其所以云絜矩之本也然不可掛一漏一以斯言藉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雙峯饒氏曰財者未也財

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經也○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一事愚按謂與上風馬牛不相及者過也但不宜纏繞耳○紹聞編大學四語誠萬世不易之大道而呂氏又以四語括之不可不詳玩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自夫耕婦織以至商通貨財工作器用無非生財之人而農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間民未有所事者又安得有遊民間或有之則先王未嘗不有以禁之周禮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民無職者出夫布朱子謂前重後輕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卿大夫所養浮泛之人也先王之法其禁絕游惰如此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有省有助生之者安得而不眾乎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古之官不若後世之冗也而又必度德定位因能授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後世官不擇人非才幸進者既多而宗戚寵幸旁門尸冒者尤眾冗官之下復有冗役被廩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太官陛楯虎士恒以數千計食之眾如此而民窮失業則生者又未必能眾也財烏得不匱乎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書曰食哉惟時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民一歲之間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時以言乎一家則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一時在田無不齊力者以言乎眾家合力則成王戒命田官之詩曰維耦言其及時而作萬人為耦於三十里之閒耕耨者相望

其勤於農事上下之閒同心一力氣象可以想見也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王制曰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必屬之家宰者以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其用財須有法式非道揆大臣主之則法守易為人所撓也五穀皆入然後豐歉可以盡見每年所入分為四分三分為當年所用一分擬為儲積通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常有十年之蓄也量入為出四字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則是因出以制入矣高帝則先節儉猶未見其害至子孫循襲此制用度漸廣則征斂日多欲如古人食不能人二籟則詔王殺邦用可復能乎蘇子瞻謂為國有三計而以古人制國用之道為萬世之計以一歲僅支一歲為一時之計以量出以為入用衰世苟且之法為不終月之計然衰世苟且之法雖支撐目前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况急於征斂寧無他變謂之無計可也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困學錄四者兼到方可恒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恒。蒙引問章句此因有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自有土有財此有財但在接有財有大道即從外本內末者意中轉出見自有正大之理財即此便已自然恒足何須外本而內末。蒙引務本節用便自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精言朱子謂慎德只言財用未說理財字在生財有大道中可見理財字原自無害不得以為桑孔伎倆而斥之但生之者衆四句雖是理財本旨却不重此見足國之道自在務本節用不必聚斂所以申言外本內末之不可也觀後數節自見

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

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恃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語類仁者不是

特地散財買人歸也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

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之危亡也

○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

○蒙引不可以上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

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

便自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上節章句云自此以至終篇

皆一

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

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

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

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語類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是

下便喚做義○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

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如云感恩懷德竭其忠

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

從役犯難皆是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

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蒙引其事

其財兩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或問小註上節與財聚民

散反應此節與悖人悖出反應○愚按三未有故作層折

以決言其效之必然實則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上好仁

敦復堂

而府庫財非其財耳然中間不添襪兩重則其義不暢

或問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

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

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

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侈之不暇而况府

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

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

效也按傳文止申仁者一面或問併將不仁者作一反照而其辭愈悚其義益明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商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

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

而不畜聚斂之臣孔疏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

之家是卿大夫而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

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

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

槃造冰焉造猶納也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鑑盛冰之器也祭

敦復堂

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仁山金氏曰伐冰
 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
 也豈卿大夫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冰○百乘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說統聚斂
 之臣欲剝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目正賦之外別
 立科條日久歲深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偏遂為生民無
 窮之禍○翼註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按三
 段雖似平列而語勢却趨重不畜聚斂之臣觀與其二句
 再致丁寧可見况聚斂與前後脉相關不獨此謂以下釋
 以獻子身為百乘之家立言宜有輕重也
 獻子之言也翼註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
 一理也○此以義理論不以利為利者未說
 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上不可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
 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
 害○居業錄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為利利即義
 之所為也故曰以義為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
 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俗於已心廣體胖推於
 人民安物阜利就大焉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

政得民財蓋分州制亦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
 皆以義為利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

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
 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
 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
 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
 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
 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
 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



敏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語類兵萬物皆得其所便是利君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于天怒故當害並至當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說統長國家三字重看曰長國家原不少財用何以獨急急於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為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曰利者咎小人倡導後心皆其罪也口使咎人君假借大柄乃自貽後患也彼君也彼反以小人為善也小人實則括克而託於美名亦緣人主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甘受其欺罔善者朱子云如而今說會底吳氏云是亨屯傾否之人然到此亦無如之何正



所以甚小 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

人之禍 丁寧之意切矣 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

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條辨不必論

到患害如何只道理合下是如此是上節意思然不嗜利

之為害不能打斷人君專利心勝故直說到菑吾並至無

如之何而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益瞭然矣故曰丁寧之

意切○愚按此節就外本內未之禍而極言之越見得自

生財節至終篇皆一意講章因必自小人句牽合用人理

財為一事義固可通然非章句本指

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

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

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紆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

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

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廢拔矣呂正獻公之

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

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

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

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西山真氏曰近世

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

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

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克府庫曰此章之文程子多

大學章句卷之三 改復堂

所更定而子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按說有二

說有云屬理財用人者愚按上已提明好惡義利之兩端應即主此方與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相照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類語

問平天下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情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邪本厚則邪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欲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其善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按語類大率皆以不專其利發明絜矩並無所謂理財之說也即秦誓四節亦只就用人上見好惡之不可以不與民同非定與財貨差排作對故總註以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語括之又曰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則凡所以為民父母遂其孝弟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終 三 課本

慈之願者自無有不至矣數語結盡通章極渾涵極漸截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

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爾學錄章句於十

章為急務真得大學源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

何以誠率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

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

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為契緊示人以格物為明善之要救

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為誠身之本救俗學泛濫一流二

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鬼為人方不負孔子作經

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

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此二語想見之也

大學章句本義滙叅卷三終

文政十一年

